



京韵悠悠

作曲：白浩钰

漫步京韵 ——关于《京韵悠悠》的音乐创作

白浩钰

2004年9月我从家乡天津来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报到，兴奋与喜悦之情无以言表，记得报到那天，阳光明媚，秋后还略有些燥热，就这样，我与这座古老的城市结下不解之缘。虽然天津距离北京驱车仅一个小时，现在高铁的便捷更拉近了两座城市之间的联系，但对于这座城市的深入感知还是在之后几年的学习生活中慢慢沁入我心。

北京，作为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城市建设日新月异，快速的生活节奏带给人们的变化也越发凸显。我们见证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见证了城市地铁从很长

时间仅有的1号线与2号线，到如今星罗棋布的巨大地铁网络的同时，我们也见证了如今遍地的私家汽车占用着自行车道，见证了人们在高压生活状态下的日益冷漠。我们可能更加关注这座古城快速的发展变化，而忽略了她沉淀几个世纪的文化韵味，更忽略了这座城市带给我们的人文关怀。这，不仅仅只是参观故宫博物院感受皇家建筑的宏伟，或者在收音机里听听京剧、相声以及众多曲艺文化的气韵，甚至吃一顿涮羊肉、爆肚儿，来碗豆汁儿、焦圈那样片面，而是将生活的节奏放慢，漫步京城每个角落，用心去品读这座城市，感受她那种悠然的气度，让我们在匆匆忙忙、纷纷扰扰的生活中找到一种平衡，慰藉心灵。

创作《京韵悠悠》这首作品时（2007年11月），正值我大学本科学业最繁重的时候，记得当时仅配器技术课（第三学期修毕）每周就要写大量的作业，作为班长（课代表），辅助任课老师教学的工作也不少，以至于在基础课程上的偏重使我忽视了主课作曲的创作，之后我决定参加第三届“TMSK刘天华奖中国民乐室内乐作品比赛”来激发一下自己的创作热情，树立自己在创作方面的自信。

然而当时的生活学习状态，让我无法静下心来选择一个让自己满意的作品题材。情急之下，恩师唐建平教授给了我很好的建议，他说我老家在天津，从小对曲艺文化耳濡目染，又在北京生活学习

了多年，为什么不写一首京津地区曲艺风格的作品来表达我对这座城市的感悟。当时我如醍醐灌顶一般，马上着手创作。

值得庆幸的是，多年来我对戏曲、曲艺文化的热爱以及中国古典文化的热忱，给予我在创作上巨大的帮助。同时，本科学习中的几门课程，对我创作《京韵悠悠》这部作品影响深远，比如钱茸教授的《中国传统音乐》课程对于戏曲部分的讲解，杨勇教授《京剧音乐赏析》选修课程对于京剧细致独到的讲解，以及郭小虎教授在配器学课程中对于西洋乐器法孜孜不倦的研究态度，于我对民族乐器的学习给予了很多启发。

回忆起大学时期曾经骑着自行车到什刹海、后海、鼓楼大街，有时也会在“海边”（湖边）的长椅上静坐发一会儿呆，那种悠然的心境正是我在这部作品中所追求的，我在一篇杂文中曾经看到如下文字：

“小时候，经常在我家院子里的大槐树下乘凉……听一折京戏，喝一碗豆汁儿，伴着思绪中的钟鼓楼，银锭桥畔的垂杨柳，使人沉浸在京城那无比恬适的情趣中……”

作品中我运用了北京传统曲艺的素材，既强调每件乐器独特的表现力，又注重三件乐器的有机结合，意在表达我多年来对京味文

化的感悟与热爱。

《京韵悠悠》首演于2008年6月29日中央音乐学院“说变”三弦音乐会，曾获第三届“TMSK刘天华奖中国民乐室内乐作品比赛”优秀作品奖，同时入围2011年香港中乐团《心乐集》作品征稿，上演过的乐团有中国广播民族乐团、香港中乐团、上海民族乐团、中央音乐学院弹拨乐团等。

关于《京韵悠悠》的创作有以下几个方面需要加说明。

1. 乐器的选择

在《京韵悠悠》这首民乐三重奏中，我选择了笛子、琵琶和三弦这三件乐器，至于为什么要选择这三件乐器，我的考虑如下：

三弦 又称“弦子”，不仅是中国汉族的传统弹拨乐器，在其他少数民族的弹拨乐器中也有类似三弦的弹拨乐器。其音色粗犷、豪放，广泛运用于民族器乐、戏曲音乐和说唱音乐，近年来很多作曲家都尝试创作三弦独奏、合奏新作品，广受关注。

我在这首作品中选用的是大三弦，其音色极具特色，尤其是这门乐器在北方传统说唱音乐中作为必不可少的伴奏乐器，几百年来已经形成自己在传统音乐中独有的品格，所以选择三弦这件乐器是首当其冲的。

琵琶 素有“弹拨乐器之王”“弹拨乐器首座”的美誉，在中国传统民族器乐作品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其不仅有大量经典的传统

独奏作品，而且作为伴奏、重奏以及合奏的地位也不可或缺，这件已有两千多年历史的弹拨乐器，如今依旧活跃在舞台之上，放射着耀眼的光芒。

在很多传统与近现代合奏、重奏作品中，琵琶与三弦“形影不离”，被誉为“天仙配”，我个人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两件乐器都是拨弦类乐器，右手的演奏（尤其是三弦用指甲演奏取代了鹰鼓演奏之后）上，三弦与琵琶有很多相似之处。第二，两件乐器的指板有所不同，琵琶有品与相，而三弦没有，相比之下琵琶的音色更显坚锐，三弦演奏滑音时音色更加圆润，两者互相包容。第三，三弦的指板长及蟒皮蒙面的音箱，与琵琶木质面板且贴身演奏的发音相比，三弦的发声更加松弛、圆润，能与琵琶的音色更好地融合在一起。

笛子 广泛存在于世界多个民族乐器中，作为汉族的吹奏乐器，其具有独特的民族特色。汉族的笛子主要有梆笛、曲笛等，梆笛作为北方梆子戏的伴奏乐器，音色高亢明亮有力。曲笛则多用于南方昆曲等戏曲的伴奏，音色圆润、细腻，梆笛和曲笛在演奏传统作品中都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近代涌现出大量优秀的独奏作品，尤其是协奏曲体裁的作品。

选择笛子这件乐器，我首先联想到老北京天空上的鸽子哨，当一群鸽子飞翔时，天空中飘荡着悦耳的声音，所以想体现出《京韵

悠悠》的“悠悠”二字，选用笛子非常恰当。

同时在这首作品中，我没有特意区别梆笛与曲笛的本质特色，在音色与演奏风格的把握上力求不拘泥于传统束缚，使其更加具有“京韵”的特色，有时在排练这首作品时，我曾戏言这首作品笛子部分的演奏，就是将梆笛演奏“曲笛化”，曲笛演奏“梆笛化”。

2. 旋律创作与汉语语言之间的联系

这首作品与北方传统曲艺音乐紧密相关，所以在旋律创作中，我无形中就会受到地方语言、语气的影响，也就是要与追求作品的风格韵味紧密联系，从小在天津成长的我，有意无意地听了很多戏曲、曲艺音乐，无形中有一种“本能”感受的流露，为我创作这首作品提供了有利条件。

这首作品中，引子部分后第一段的行板与最后一段的快板，都有很多曲艺音乐的元素，如京韵大鼓、西河大鼓等津京地区鼓书类的特点，而中间段落我则受戏曲音乐，尤其是“昆白”的影响。我曾在大学二年级时迷恋昆曲艺术，对《牡丹亭》《长生殿》等传统昆剧曲目极其热衷，所以在第二段慢板创作中每件乐器之间独奏与重奏对话般的传递，特别类似昆曲中人物之间“咿咿呀呀”的对话，婉转细腻。昆曲作为“万戏之祖”，自明朝时就在北京受到群众的广泛喜爱，并且其神韵对之后京剧中的青衣及其他旦角有着深远影响，体现出一种温婉、隽秀之美。

所以说中国传统音乐中的线性美与中国语言息息相关，这在戏曲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同时也为我这几年的创作提供了大量的养分。

3. 速度布局及节奏、节拍的运用与传统音乐之间的联系

李吉提先生曾在其著作《中国音乐结构分析概论》中指出，“中国传统音乐的时值，是从宏观速度布局到每个音乐细节的节奏律动安排，都直接关系到音乐的张力、内聚力、平衡力的产生，并影响音乐结构的动力性增长和削弱。”

我在创作这首作品的时候，也考虑到整首音乐的速度布局以及内部的细节安排，首先使用“散—慢—中—快—散”传统音乐中常见的速度布局，而与之略有不同的是，第一段略比第二段活跃一些，尤其在第一段的情绪安排上，我做了一个情绪递进的效果，这样就显得第二段反而感觉慢了下来，这可能也与我们从小接触大量西方音乐，在音乐发展的情绪上形成了“行板—慢板—快板”的惯性，略有“混血”的感觉，同时这种结构安排潜意识的流露与当代人们的听觉审美也有相通之处，音乐情感的张弛更加被听众所接受。

在音乐细节的节奏律动安排中，我受戏曲音乐的影响，第一段和第三段都出现了“紧打慢唱”的节奏节拍组织方式，这种“散节拍与等分节拍的纵向结合”手法在传统音乐中非常多见，并且随着音乐情绪的需要，担当“慢唱”角色的笛子声部逐渐发展成

为“快唱”，从而推动音乐在纵向发展的丰满度以及横向发展的延展叙事性。同时与其他散板的乐句相连接，达到一种形散神不散的音响效果。

所以说中国传统音乐中的结构审美与西方音乐的结构审美，随着信息时代人们对于学习知识的速度不断加快，不同区域的文化进一步融合，相互影响，从事创作的我们该如何把握艺术审美的导向，从自己的文化出发，融合多种新的创作理念，不脱节于当代人们的听觉审美，让我们的新音乐焕发出更加蓬勃的朝气，这非常值得我们深思。

总的来说，创作《京韵悠悠》这首作品，我受到了很多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影响，从自己生长的环境（天津）出发，以及近些年我们日新月异的生活环境感发，心中总是念念不忘艺术源于生活，创作新作品能否从我们生活中的情趣寻找能够表达我们自己“心声”的音乐语言，从而带动我们的审美追求，影响我们的生活。

在此，我要感谢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这次评审专家们对我作品的肯定，获此殊荣，备感欣慰，感恩我的授业恩师唐建平先生多年来对我的悉心教导，感恩我已故启蒙恩师乌克兰专家克拉索托夫先生！感恩母校中央音乐学院每位教导过我、帮助过我的老师们！感恩所有曾经为这首作品真情演绎的演奏家们！感恩我的亲友们多年对我的厚爱与支持！

“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这是上届青年作曲家民族管弦乐作品《破晓》获奖时的创作陈述结语，我依然把这句话作为鞭策自己努力学习、创作的警句。对于中国民族乐器的了解以及传统音乐的学习，我还需要不断努力完善自己，积极创作民乐作品，为民族音乐事业尽绵薄之力。